

寻找小津安二郎：或许总有一两次，他是醉倒于漆黑的隧道中

连结起小津，可就是日本美学说的“余白”。表面白色单纯中，深含一种丰富、回味，如同每次看完电影，都很想立刻去吃一口茶泡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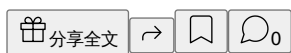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。图片来源：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

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 发自东京

刊登于 2023-12-12

[#小津安二郎 # 日本电影](#)



今年是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（1903.12.12-1963.12.12）诞生120周年，又是他逝世60周年，全球各地都有不同回顾及策展，纪念这位出生和逝世日期都刚好为12月12日的大师。在文化和电影界带起的氛围，真俨如小津安二郎之年，像是说如果不懂小津，便不配谈日本和电影。

在日本，刚过去的东京电影节放映了小津多部4k修复作品，又有年轻导演翻拍他的作品成为新系列，强调薪火相传之意，可见日本对这位大师中的大师之重视。而其实小津在整个国际影坛的地位也自非比寻常，几十年来不同评鉴准则下，均被全球公认为最伟大的导演之一。其代表作《东京物语》（1953）经常入选有史以来世界最经典十大电影。2012年权威电影杂志《Sight & Sound》面向全球电影导演进行的投票调查中，《东京物语》更位列世界电影名作第一位。

虽然世界距离小津活跃的年代，已经过了仿佛无数轮回，但时至今日，无论他镜头下对日本传统文化及美学的展现，还是平凡故事中带出的普世共鸣，均在不同时代、不同文化的电影人作品中持续呈现回响。其中著名的，要数德国导演Wim Wenders，台湾侯孝贤，以及日本的小津后继者是枝裕和。

Wim Wenders固然于1985年专门到日本拍摄《寻找小津》，向其致敬；时隔四十载，其最新作品，在东京摄制的《Perfect Days》，今年在康城（坎城，戛纳）获最佳男演员奖的这部，也带著全然的小津气味。至于是枝裕和，作为今日日本电影界代表人物，更住进小津当年长期居住的茅崎馆同一房间，进行创作。

在日本，小津的起居和创作是以镰仓及相模湾作为基地，他身后那只刻上“无”字的墓碑，也安躺于此。小津离开这世界六十载，笔者走访神奈川这一隅，亲历他走过的洞穴，拍过的场景，混过的花街，住过的旅馆，以至发掘他爱过的人，试为重组这大师的拼图添上时空交错的一笔。

等车人站在月台边，可以想像，接下去就是一个白衣飘在晾衣绳上的空镜头。



如果不看墓碑位置图示，也许都能找到小津之墓，因为今年来扫墓的人多，“无”的旁边是讽刺地好多“有”。摄影：李照兴

湘南style

东京去镰仓其实不远，一小时多一点便抵达。每逢假日，游客拖男带女，从这著名的旧车站转搭江之岛沿海小火车。游客们视乎年龄，目的地有异：年青打卡一族，镰仓高校前车站有落，等待人少而火车刚好驶过交通口的一刻，来拍下那同样著名的《SLAM DUNK》画面；年长一些的，就一身old school打扮，到海滨拉拉风，这里简直是vintage 风的海角天堂。

像我这样的旅人比较少，在繁忙的镰仓站之前一个站，北镰仓站，就下车。那小津常到的月台如今当然有了翻新，但庆幸仍保留老电影中简单露天不设防。等车人站月台边，可以想像，接下去就是一个白衣飘在晾衣绳上的空镜头。

像和12有缘，今年12月12日，是导演出生120周年，世界各地全年铺天盖地有他的电影回顾和纪念展。自圆觉寺（円觉寺）内往灵墓的指引，变得清晰易走，不需再停下暂借问。来往东京与镰仓之间，甚或只是去往相模湾时路过，时间不赶的话，都可以上来走走，像探望一个老朋友。这说的，自然就是小津安二郎之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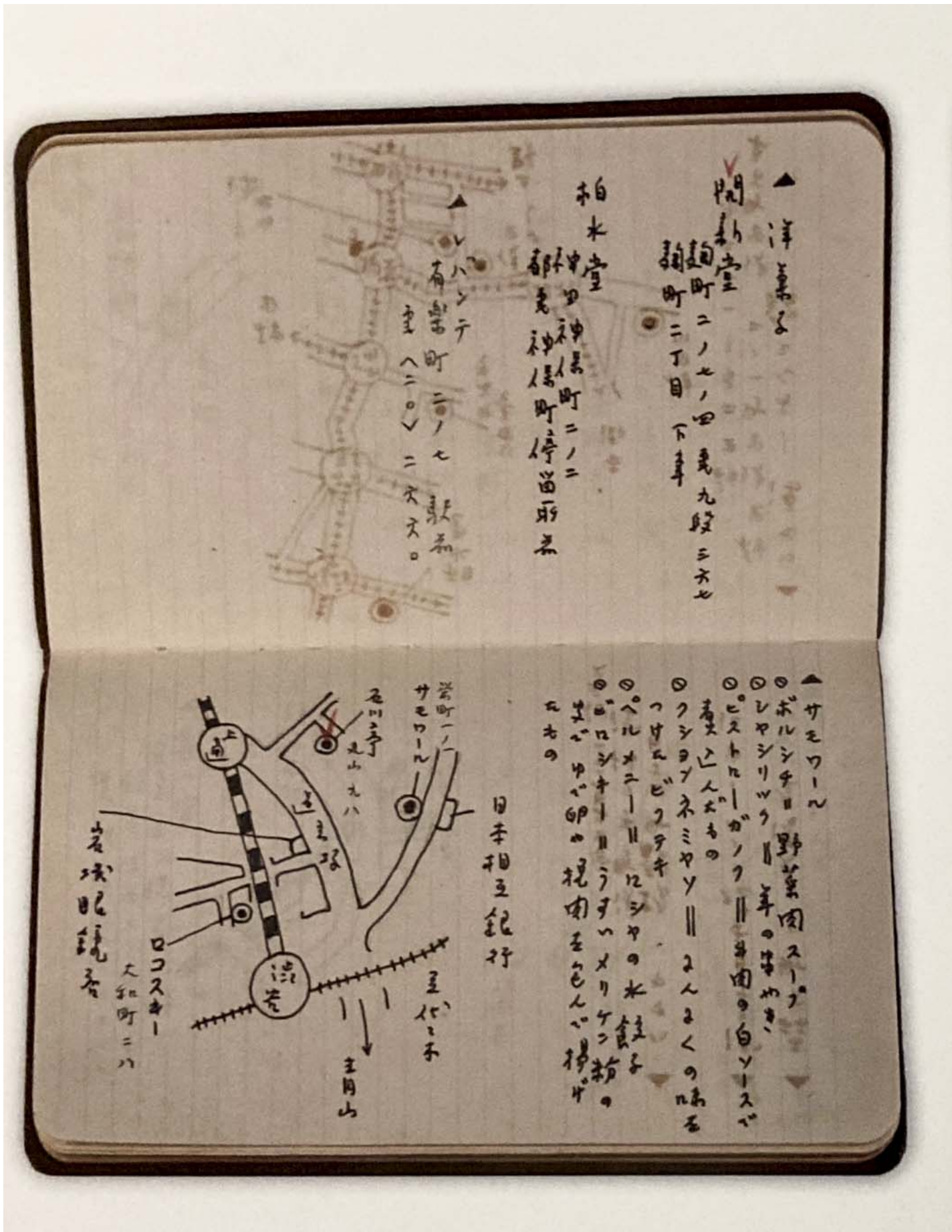
今次不同的是，资深影友有备而来，诚心扫墓之余，誓要一探传闻已久的小津故居，以至导演和各位过往甚密的演员、编剧，甚至是酒吧艺伎，之间的流言蜚语事发地——那些可能是风流韵事，也可能只是捕风捉影，遍及经年海风吹拂的整个神奈川相模湾，亦即今天日系lifestyle杂志中流行说的“湘南”。

没想过，小津竟就是那湘南style（湘南スタイル）的元祖啊。小津在大船的松竹影厂拍摄，住在北镰仓，拍摄场景遍布神奈川。有时进城于东京宣传，闲时到小田原花街找吃玩乐，整个相模湾都满了他的足迹。在没后六十年，探究他留下的印记，竟就成了另一程湘南citywalk。

当中有两个重点肯定为旅游探家所热爱。第一项人尽皆知，是小津的玩乐吃喝地图。大家都知道，小津安二郎就是那个时代的吃货食家，写满一本又一本美食笔记。我看过真本，如Moleskine最小size的黑外套微黄纸，上面密密麻麻记载了餐馆菜系与评价。

有几本细致得连手绘地图、街角方向，也似可倒背如流，以日本吃喝杂志那种用车站作定位的典型参照方式，附上箭头，记下从车站走去餐馆的方向。地点上更吃遍涉谷、上野、浅草，完全可以出版大东京兼相模湾之美食攻略。

没想过，小津竟就是那湘南style（湘南スタイル）的元祖啊。



小津有多本手绘美食地图，详细列出他对店的记录和跟最近车站的方向距离，相当认真。摄影：李照兴

另一项不是不想知，是小津的情情爱爱。但坊间传闻版本各异，各大师名旦又离开了那么多年，真情假意或埋藏心底也好，都共赴流水，何必追究。基于不好搜刮私稳，特别是在citywalk这回事上，笔者鼓励的是在城中熟悉街角的随性浪游，而非具目的性的按图索骥，依足行程（严格照行程计划旅行）；每每在城中迷路，才有新发现的乐趣，那么本来也就想把那种带有朝圣目的性的行程撇开一下。

太八卦了吧。我问同行者。得到回复是：只把那地点作为终点，在过程路上或者有别的好玩呢？其实找不到，也无所谓，就是给出游带些想像。

由是，原本并非完全的寻访小津之旅，步步走下去，却有了上帝之手抑或电影之神的导引。结果是，找到一些，又忘记别的。始于小津的路，沿路又像被是枝裕和误入，最后，以同是相模湾之子的艺术大家杉本博司作结，由是，跨过整个相模湾海岸。

墓

唯一的准备也不差，就是带上两公升大吟酿，知道小津好酒馋吃。

时至今日，小津之墓已极易寻找，再非当年好似寺中隐秘。起码Google Map上就清楚标识了，这墓就在北镰仓站円觉寺中的灵园小丘。据说往日灵墓难寻，找过的影友都说走着走着，斜坡分叉就迷路。甚至要报上想要找的墓主名字，才得指引，幸好报出的名字如此人尽皆知。其实就算不报上姓，那碑上独一无二“无”字，也能作为寻找的标记。

现在好了，只需上梯级后，穿过参道，走在往正殿顺路之前，先右拐小路看有小丘，就有墓园指引。按图索骥，考你是否一眼看出墓碑平面图上要找的姓。里面自然有著有小津、木下、小林、田中，单看姓氏也像个小森林。这里躺著安二郎、惠介、正树、绢代（按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、木下惠介、小林正树、田中绢代）。Wim Wenders形容过的，那些曾经来过几间的天使。

唯一的准备也不差，就是带上两公升大吟酿，知道小津好酒馋吃。墓园四野无人，然后呢？就重新提到原节子。

原节子在小津安二郎执导的电影演出片段。

小津安二郎与原节子的关系，影迷都知但不为外人道。他拍下她花样年华，留给世上最美的记忆，她那骑著单车风和日丽在岸堤上飘过的镜头，很难说拍的人对镜中人无爱。六十年前，她为了他像守寡一样，完全消失于银幕与人前，像她那被林荫遮蔽与世隔绝的旧居一样。许多人奇怪二人为何没走在一起，这当中固然有更多其他可能。

可能像是《晚春》的制片山本武的证言：“原节子和小津先生的会面令人印象深刻。一看到原节子，小津先生的脸颊就红了。小津先生事后说道，‘节子很漂亮’。”确实如此。那年是1949年，二人首次见面正打算开拍《晚春》。原节子是战后日本一切母性温暖加贞女的象征。这班电影人应该每个人都迷上她，心中暗忖，“世界上是否真有如此美丽的女人。”

而据这位当事人解释，那一年，小津46岁，原节子29岁。其时小津对原节子的感情很可能已经到了“暮春”阶段，而如果要描述小津的心态的话，他认为可能得这样形容：“不触碰他所崇拜的缪斯，而是将她供奉在神龛里，拍著手欣赏她。”

而可能，小津更醉心于和自己的电影兄弟手足，到旅馆关门创作。

再有可能是，有另一个叫森荣的女子。

山洞

或许总有一两次，他是醉倒于漆黑的隧道中。

不过，去八挂这些再不能被证实的，都没有比访寻故居时出现的一个理由更吸引人：杂志老照片上印著的，要去小津从前的“家”，首先要穿过一条山洞隧道。

一间已跟屋主没关系的民宅一点也不吸引，但体验一下小津每天是如何走出这个山洞，像去到另一世界。那条湘南日光充足的北镰仓小径，中间竟有这段黑暗。而原节子与小津家相距不远，不消十五分钟路程，她又是以何种心情去走那条路？她当年看到的一花，一树，以至通往小津家的山洞，今天还在吗？

想想这番影像吧。小津晨早出去片厂，晚上喝完酒之后回家，都得走过这条隧道。或许总有一两次，他是醉倒于漆黑的隧道中。

这大抵就是切身处地去旅行、见识，和单看书本传闻的最大区别。你脚下就是当年人依样走过的路，可能就是某一个弯角，令人决定，又或改变了主意。

穿过此洞穴，才能登小丘抵小津当年住所，想像下其时他每天的心情，是否每次都有进出两国世界的感觉。摄影：李照兴

想不到这山洞背后的小津旧宅也有故事，把一直处在原节子强光以外、近乎看不到的森荣小姐，和小津家族拉上关系。那是1952年，小津安二郎刚从新加坡返回日本。他终结了前后在母亲的野田家、旅店茅崎馆、工作室及各地方的漂泊生涯，集中搬到在北镰仓这洞穴后方的自置房子，自此与母亲一起生活。

有查证指出帮他处理交易合约的，正是森荣小姐。她本是小田原清风楼的一名艺伎，艺名叫公代，在小津入伍前已彼此相识。当年她去到三岛车站送行，并把自己珍贵的护身符交给了小津，小津战后回来，归还了护身符，并说：“多亏了你，我才安全回来。”

再想像一下，穿过那隧道的光景。内里不宽，真不够三个人并排走过。今天看来，隧道入口，依山之下，并不在大路旁，像有了人工的掩护，因首先要见到画家小仓游龟旧邸的竹门，以为已是景点的尽头，要再足够好奇或不死心，才肯走多二十米，终于，在右边，发现了很可能被错过的山洞入口。

这种穿越山洞即成两个地界的意像，后来在铃木清顺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（1980）之中被发挥出来。

如果问人（若以为这是个附近坊众邻居都知晓的景点的话），将是大错特错。明明牵著狗的本地人，都会回答不知情。彷如是日本人一早彼此共识，要保护这位名人故里，不致被游人打扰。

日本网站上说，这山洞是“立入禁止”（禁止进入），只是此前并不知情，那么此行就算是误闯吧。不过看来，又并没有明文谓这是私人山头？

总之之走进去，山洞长约二十米，穿过另一端，不至于是桃源，却真有另一地界。要往故居进发，出了山洞就得往左边山路登小丘——如果没人把你拦下来。这种穿越山洞即成两个地界的意像，后来在铃木清顺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（1980）之中被发挥出来，其中一幕在山洞中的争执，以至站在小仓游龟旧邸竹门的对话，明显，就是在这山洞及周边拍摄的。

往小津旧邸路上是沿途树林和古雅竹建，距北镰仓站只15分钟，随时看到“日漏”。摄影：李照兴

小津去后，原节子和小津之间唯一的纽带物证，是原节子以原名会田正江为名，建在小津生前最爱心的蓼科别墅内的一座纪念碑。至于原节子故居，则被绿植重重掩盖著，和最普通的民宅无疑，就如小津死后，她的自我封闭。

原节子的心境应该谁都能看到。纵使她于小津作品中擅长的，是笑在脸上，哭在心里。

在她内心，应该是有过他的。在她最好的时光。而她也深知不能走多一步，就只有沿地守候伴随。

至于小津的态度，看来暧昧得多。

或者对于原节子，那种神圣一样的存在，那种高贵冰冷，连想一下别的有关爱欲的事都会令人觉得自己卑鄙。

或者他对两位自己有感觉的女子，都还未去到像年少时期对同学的那种激情。

又或者那种男同侪之间的亲密，是对电影那不息热情的投射。

房间

最和电影相关的，是旅馆的空间设定及视觉观感，可以说，要了解小津电影中家庭空间的构图及角度处理，茅崎馆是个不能绕过的灵感诞生地。

最能汇聚小津这种电影创作激情的地方，应该是茅崎馆旅馆才对。当然之前在Wim Wenders的《寻找小津》也见过此旅馆。这里有一家影迷们要专门订的房间，是在二楼的“二番”二号房。灯罩也像小津标签式的帽子。

好长一段日子，这里简直是小津的卧室、工作室、发布厅与客厅，电影的意念在这里萌发，常常和编剧长待一两个月，午间和野田高梧一同在只几分钟路程外的海滩漫步，发展故事。有时又得和电影公司人员在旅馆客室开会，或者接受媒体采访。

晚上摆宴，接待各方好友。当中包括女明星如田中绢代、高峰秀子。而且直接在这二号房中开锅，被店主戏称为料理长小津的他，做出拿手的咖喱寿喜烧，就是在炖好的寿喜烧中撒上咖哩粉，常常尽欢至深夜。今天入住，还能在梁上天花隐约看到当年的焦熏。

从镰仓坐沿海火车，半小时内可到茅崎。茅崎馆若以现时的现代旅馆准则，已显落后，但庆幸地板或走道还尚整洁。建于明治32年（1899），由森家族经营，典型大户民宿式旅馆，特别是走道连廊企理（干净整洁），望过去是线条毕直分明，旁是大窗或移门，展开去是中间的大庭院。当年，小津和编剧在这里日以继夜写写写，创作出来的剧本，就成了日后大家熟悉的《长屋绅士录》（1947）、《晚春》（1949）、《宗方姐妹》（1950）、《麦秋》（1951）、《东京物语》（1953）到《茶泡饭之味》（1952）等等。

但以地理实景考察，最和电影相关的是旅馆的空间设定及视觉观感，如何极大程度影响及出现在他作品之中。可以说，要了解小津电影中家庭空间的构图及角度处理，茅崎馆是个不能绕过的灵感诞生地。

据森家族后人提起，上一代目森胜行接触小津最多，常常看到导演就在廊道弯身比划。有一次，森先生发现导演今次是站在旅馆二楼的楼梯口，沉默地站了良久。后来才明白，这是在思考《风中的母鸡》中如何拍摄扮演人妻的田中绢代从楼梯滚落去的场景。店内可能仍可取得当年的明信片，是由森胜行为小津拍摄的一张照片印制而成，拍于小津于旅馆创作《早春》期间。

导演在旅馆二楼的楼梯口，沉默站了良久。原来是在思考中如何拍摄扮演人妻的田中绢代从楼梯滚落去的场景。

周末的相模湾海边现在是湘南style最主要的舞台。15/ 四季都有冲浪客于早上下水锻炼，由小津到是枝裕和，这片海也成为无数电影的场景。摄影：李照兴

据现在代目森胜行的妻子森治子女士说，是枝裕和的《步履不停》也创作于此，他不少作品也同样爱在相模湾这一带拍摄。电影灵气是否真能代代相传？

是枝裕和早年的《横山家之味》（2008）在相模湾的东边近叶山、逗子一带取景。更为人们所知的是《海街日记》（2015），简直就如镰仓看海的故事，四姐妹在黑沙滩的片段依然叫人回味。

在同一片海滩，他后来又拍了《小偷家族》（2018）。今年又拍了张震和舒淇，遥遥跟另一位与小津相提并论的导演侯孝贤联上。真是阳光海滩树影洞穴，满眼都是电影灵光。

余白

热海都去过了，是时候回家。

镰仓人可能不觉得，但对于东京人而言，沙滩就是这湘南style 的要义。一个靠近大都市的escape 场域。接头的案内人小林就是典型，本职是盖树屋。之前工作少了，他发现自己就和更多中上年龄的叔叔一样，早上就开车到海滩，拿上冲浪板，冲完浪九点不到开展一天的工作。

湘南style，现在可就是体现于这种生活节奏。又或者，一到周末，就把改装好的古董车开到高校前站周边的海滨招摇，那里是所有周末司机聚会的场合。如果天气许可，能在沙滩上看到远远的富士山。

相模湾再往西走，到小田原。上山的话，可到箱根。沿海南下，则抵热海。

当然会记起《东京物语》两老那句话：热海都去过了，是时候回家。对东京人而言，热海可能就是短程游的终站了，再往下去，就到域外的伊豆半岛。

所以也许应在小田原终结。当年小津爱流连的花街，花槐当然没有了，但上160年历史的清风楼还在，他常在这里捧森荣小姐的场。如果有人同行，目的地不一，这里就是最理想的说再见，或是一声see you down the road 的地方。

小田原不远处，有江之浦测候所，由杉本博司监修，结合自然及作品的完成度而言，该是近年最精妙的展览空间。

镰仓人可能不觉得，但对于东京人而言，沙滩就是这湘南style 的要义。一个靠近大都市的escape 场域。

江之浦测候所建于面向相模湾崖上，大海和山势均成了杉本博司作品的舞台。在这一带成长的杉本是儿时沿海坐车，看得多风和日丽至雷电交加的景象而生了后来拍摄的念头。摄影：李照兴

如果杉本的海与天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摄影作品，照片上那波澜不惊，看似平静但内里蕴含极大能量的海天交接，那种感动是源于一种人与时间、光线，以至自然的紧密又谐和的连接的话，现在这测候所就是一切这种感动的立体呈现。同是成长于这海岸的杉本，当谈到营建这个临海依山项目的灵感时，回忆起童年时每次沿海经过相模湾，看到阳光普照或雷惊雨急的各种场面。

好天气时水天一色，坏光线时一片凄雾。再结合时间地理与人工建构，当中最特色的一项设计，是每届冬至日出，太阳从水平线冉冉升起，刚好就照进长长的观测隧道。是一个得结合天文、环境与建筑的设计。再一次人类毁灭后，留给后世猜测当年人类文明的遗址。

这种自然与文明结合，巧夺天工又理所当然，似有若毋，常常令人想到更多日本传统文化的底蕴。连结起小津，可就是日本美学说的“余白”。在表面白色单纯之中，深含一种丰富、回味，但表现出来时，却又只不过像是重复而单调。

这余白，当然也可以是小津电影里，那平白的家庭琐事微物剧情饮酒吃饭，来来去去家事长短人情世故。每次看完，都使人很想立刻去吃一口茶泡饭。

【完】

[#小津安二郎 #日本电影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 X 華爾街日報 雙會籍

年末優惠65折，支持2024年的華語獨立新聞

約HK\$1.8/天

點擊訂閱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